

晋南帝尧祭祀仪式研究

田 洁

(晋中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00)

摘要:晋南流传着大量的帝尧神话传说,遍布着帝尧庙宇、行宫、陵墓和遗迹,并至今延续着规模盛大的祭尧仪式。这些祭祀仪式在传统社会由于等级制度和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体现为官方与民间两种祭祀形态;而在现代社会帝尧公祭大典和庙会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地方文化资源,形成一种文化功能,发挥着调节民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和增强群体凝聚力的作用。

关键词:帝尧;祭祀仪式;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08(2011)01-0082-04

一、传统社会的帝尧祭祀仪式

(一)官方祭祀形态

先秦到秦汉的史书中没有建庙祭祀帝尧的记载,东汉光武帝刘秀曾经建议三公议“汉当效尧”一事,因大臣杜林上疏“汉起不因尧”而作罢。魏晋时虽建有庙宇,然而统治者未确定固定的祭祀之地,直到北魏时,孝文帝下诏:“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太和十六年春二月]丁酉,诏祀唐尧于平阳。”^{[1][16]}此后,历代帝王也都在春季二月在平阳祭祀帝尧。如《唐会要》卷二二记载:显庆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长孙无忌议曰:“……尧舜禹汤文武,皆有功烈于民,……合与日月同例,常加祭享。……今幸遵故实,修附礼文。令三年一祭,仍以仲春之月。祭唐尧于平阳。……”^{[2][32]}唐朝开始重视祭祀礼文,恢复三年一祭,仲春祭祀唐尧的制度,并特别重视建庙祭祀圣王和已故功臣。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重建尧庙,使之更加宏伟壮观。尧庙现今保存的元泰定重刻至元六年王磐撰碑刻《大元敕赐重建尧帝庙碑铭并序》中“谨按祀典,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其时以春之仲月,其地以当时所居国邑。祭……唐尧于平阳府。”^{[3][42]}从北魏孝文帝开始一直到元代,历代都每三年,仲春二月,在平阳府祭祀帝尧,祭祀帝尧被纳入官方祀典之中。这其中也有春秋两季分别祭祀一次的情况,《唐

会要》天宝七载五月十五日诏:“……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时果,配以酒脯,洁诚致祭。”^{[2][34]}元代也有过春秋二时致祭的时候,《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四年闰二月,敕春秋二仲丙日,祀帝尧庙。”^{[4][193]}可知官方有时一年两次祭祀帝尧,一次是仲春二月这是固定不变的,还有一次是在仲秋八月,后者是不固定的。

神灵所寄托的陵寝与帝王的庙宇一样,也是祭祀的场所,临汾市东七十里的北郊村西隅涝河北侧的古帝尧陵,是古代官方祭祀的重要场所。据金泰和二年(1202年)碑载,唐太宗李世民曾拜谒尧陵。唐显庆三年(658年)重修祠宇,此后历朝均进行过修葺与补建。祠内现在有山门、牌坊、厢房、献殿、寝殿、碑亭等建筑,布局紧凑,木雕精细,格外醒目。祠内存有碑碣10余通,碑文记载尧王政绩及尧陵沿革。祭尧历代被奉为国祭,尧陵碑刻中有一通明代嘉靖十八年(1539年)临汾县令赵统撰文书篆的碑石,碑文中展示了明代嘉靖十七年(1538年)官方祭尧的状况。碑文记载当时祭祀的人员主要由献官三名、礼生十一名、常服若干等执事者组成,其中献官并执事人是主管祭祀典礼的官员,由临汾县令赵统担任;东分献官为本县县丞;西分献官为县学教谕。祭祀规模宏大隆重,祭期为三天,祭祀前三天在县衙斋戒,第二天陈设摆放祭品,第三天由献官领

[收稿日期]2010-09-25

[作者简介]田 洁(1980-),女,山西灵石人,晋中学院文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文艺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

各执事者赴墓。祭祀时先迎神四拜，诵读祭文，各级官员分别跪拜祭酒，最后所有祭祀人员再送神四拜。从碑文描述的祭尧状况可以看出明代统治者对祭尧非常重视，祭尧仪式也严肃隆重，各个环节都等级分明，体现了森严的封建等级制。

(二) 民间祭祀形态

对帝尧的祭祀，从北魏到清代以来一直是官方祭祀占据主导地位，但到了清朝末年与民国时期，国家社会动荡不安，战争频仍，造成国库空虚，无力承担帝尧祭祀费用，官方对祭祀帝尧重视度减弱，加之尧陵郭行北乔二里乡民连年修葺尧陵出财出力负担过重，政府决定减免尧陵附近二里绅民的差徭和杂役，让他们负责尧陵每年清明节和阴历八月十五祭祀帝尧的花费，这样郭行北乔二里管辖的郭行村、上村、岳壁村、太平村、张家庄、李家庄、迤庄、乔村、南郊、北郊、下马坊、郑家庄这些村子分成八个管区，来负责管理尧陵祭奠与逢会的事情，哪个管区投资多，贡献大，哪个管区为主管，这样每年清明节与阴历八月十五祭祀帝尧成了一个民间集体性质的行为，在清明节和阴历八月十五由主管分配任务，哪个管区负责祭品，哪个管区负责唱戏都有明确分工，祭祀场面虽然没有官方祭祀那样等级分明，祭品也只是自家蒸的花馍、炸的麻叶，但也是场面盛大，热闹非凡。在这个祭祀的过程中，民众不再是为求得祖先的保佑而祭拜，更是与自己的差徭杂役的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每年两次的尧陵祭尧已经由民间个体的自发行为，转变成了一种民间集体的自觉活动，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前。

(三) 官方祭祀形态与民间祭祀形态的区别

首先，祭祀原因不同。官方祭祀是传统社会国家政治的需要。根据《礼记》“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5]927-928}论古圣王，尧当为先，其仁如天，为万世人伦之极。因此，祭尧历代都被列入国家祀典，成为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需要，其真正目的在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并通过仪式的神圣性和象征性来增强统治力量，以仪式的表演行为和规范行为来推行安邦定国的统治思想。而民间祭祀是一种生活的需要，在祭祀的节日里百姓亲手置办祭品，去庙中烧香祭拜，表达对帝尧的怀念之情并许下确保全家平安的愿望，参加到庙会的喜庆气氛中缓解生活的压力，民间祭祀成为娱悦百姓身心的活动。

其次，祭祀规模不同。官方祭祀帝尧规模盛大，场面隆重，祭品丰厚齐全，猪、羊、黍、粱等品种繁多，程式严格，气氛庄严，社会等级分明。民间祭祀简朴随意，祭品大都是百姓日常生活所食，如花馍、麻叶、米酒等，祭祀气氛欢乐祥和，民众都兴高采烈。

最后，祭祀重点不同。官方到尧庙祭尧清代以前一般是每三年仲春二月祭祀，有时仲秋八月也要祭祀一次，清代康熙巡狩平阳府在尧庙建万寿宫后，规定每年阴历三月十八至四月二十八祭祀并逢庙会，会期一个月。而民间祭尧除参加官方规定的春祭和阴历八月十五祭尧外，每月初一、十五或秋收时节也有去祭拜的，时间频繁，在他们心里帝尧不仅是文明始祖，也是他们生活和生产的保护神。

二、帝尧祭祀仪式的现代展演

帝尧祭祀仪式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停止过一段时间，改革开放后，帝尧的崇拜与祭祀又再次得到地方社会的重视，地方政府也介入其中，对帝尧的庙宇、宫殿进行多次整修，对祭祀活动进行了规范和引导，并通过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来扩大帝尧的信仰，使尧文化内涵更加丰富，符合时代与社会的发展需求，成为联系国家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中介，成为晋南一种重要的地方文化资源受到保护并加以开发。

(一) 帝尧公祭大典

庙宇是祭祀的载体，尧庙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被战火毁坏，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临汾市每届政府领导都对象征中华文化的尧庙给予关注，多次筹资、出资，聘请历史学、考古学、旅游学等有关的专家学者，组织尧庙修复委员会，不仅对尧庙内广运殿、寝宫等原有建筑进行重修，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加强庙内设施建设，提升文化内涵，而且还向外扩展建立尧庙景区，修筑华门，这样尧庙的职能已由原来纪念帝尧业绩的功能，转化为弘扬根祖文化与发展旅游文化的平台与桥梁的功能。祭尧活动也在地方政府“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发展思路下，在寻根祭祖的文化浪潮中，得到再度复兴。

1999年11月新的尧宫拔地而起。临汾政府在尧庙举行尧宫落成暨祭尧庆典。祭尧大典仪式的程序有：1.肃立、就位。2.击鼓、鸣炮、奏乐。3.献花篮。4.献祭品。5.读《祭尧文》。6.参祭人员向帝尧塑像鞠躬。7.为新落成的广运殿、尧、舜、禹三门，仪门和落架重修的寝宫剪彩。临汾市政府领导回顾了尧庙的

历史,描绘了尧庙的规划远景:占地 500 亩,共分 6 个区域:寻根祭祀区、广场集会区、尧文化康乐区、传统工业展示区、婚礼习俗区、商业贸易区。此次盛会期间还同时举办了产品展销会、项目发布会、经贸洽谈会、尧文化书刊发行会、寻根祭祖展、尧文化书画展、民间社火等活动。这次大规模的祭尧活动是 1930 年以后近 70 年来的第一次。随着大陆政治环境的安定与宽松,海峡两岸交流与对话的频繁,每年都有一批批的旅游观光团到大陆来寻根祭祖,2000 年 3 月,两千年祭尧暨海峡两岸尧文化研讨会在临汾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科院、省、地、市、外省及台湾专家 100 余人,交流论文 40 余篇,台北市“山西同乡会”敬献了一块书有“共戴尧天”的巨匾,表达了对帝尧的崇高敬意。2005 年 7 月 24 日,来自台湾的三晋文化交流团在尧庙广运殿前举行了隆重的祭尧仪式。可见,临汾祭尧大典虽时间不固定,但是每年都要举行,每次都是场面隆重,帝尧故里的上千余名干部群众都会身着盛装,聚集在尧都广场,拜谒华夏文明始祖帝尧,以纪念帝尧的恩惠和丰功伟绩,期盼祖国统一、国泰民安。

地方政府已经把祭祀帝尧作为政府工作内容之一,积极实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思路,对祭祀活动进行规范和引导,并通过祭祀仪式的现代化来扩大影响,引起海外专家、学者以及海外华侨商人的关注,共同推动地方经济与旅游的发展,这是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重要举措,对丰富尧文化的内涵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公祭之后的庙会活动

据临汾市尧庙镇伊村老人讲述,在 1999 年临汾市政府组织公祭之前,每年阴历三月十八到四月十八,尧庙都举办庙会,届时河南、陕西、山东等地的人都来逢会。而尧庙附近村中的村民到时也带上自己蒸的花馍、炸的麻花、水果等祭品到尧庙祭祀,他们一般是进庙献祭品、跪拜、烧香、许愿,然后再参加庙会。村民的许愿比较单一,一般许保全家平安的,没有求子、求财的。庙会中有花鼓、舞狮和戏剧等各种节目,还有各种小吃,以及外地商贾摆的小摊。这些都是民众集体、自发的祭拜帝尧而形成的庙会活动,并没有地方政府的介入。

1999 年,临汾市政府举行了尧宫落成暨祭尧庆典,至此民众就在官方组织下进行祭祀。2000 年正月,临汾市政府通知正式恢复尧庙庙会,2002 年 10 月,“金秋十月·尧庙根祖文化旅游月”隆重开

幕,尧都首次打出根祖文化品牌举办旅游月。这期间全国著名歌星演唱会、中华魂大型歌会等各种文化表演精彩纷呈。从此每次的尧庙庙会都由临汾市政府主办,庙会的时间不固定,一年有好多次,民众也按照政府组织的庙会时间,来尧庙上香,祭拜尧王,并参加政府安排的庙会节目。庙会在政府与旅游局的主办下,由于经济的投入与影响的扩大,庙会活动比以前举办得更加盛大与热闹,政府对尧庙庙会进行规范引导,投资力度加大,庙会活动也精彩纷呈,艺术表演丰富多彩,民众在祭拜尧王之后,参加到热闹的庙会活动中,对帝尧的信仰和虔诚达到了高峰,庙会为民众的物资交流提供了场所,庙会不仅丰富了当地民众的精神生活,而且丰富了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庙会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活动的舞台,成为扩大帝尧信仰的重要方式。

三、帝尧祭祀仪式的文化功能

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6]1} 祭祀仪式,起源于远古时期,在古代就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7]133}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8]162} 的说法,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神”(自然)之间相互沟通的重要手段。它同情绪、观念一起构成人类宗教活动的三大要素,最具有普遍性和影响力,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经久不衰,发挥着巨大的政治文化功能,成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文化化石。晋南帝尧祭祀仪式从远古走到现在对民众的社会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维系功能

帝尧是华夏民族的始祖,是感召和凝聚广大中国人民的有力象征。晋南帝尧祭祀仪式,是一种对共同始祖的信仰活动,在祭尧的过程中人们往往通过讲述帝尧的各种神话传说,来追溯帝尧时代的历史状况,并唱戏、跳舞或举行其他的祭祀活动,以表达对先祖护佑之恩的感激之情,并希冀能永远得到这种恩惠。仪式的作用并非给社会提供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联系到了社会的内部结构,是把个人结合在有秩序的结构中。^{[9]131} 祭祀仪式中,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的代表者都被一种亲情所吸引。在祭祀的节日里人们的思想全部集中在了共同信仰和共同规范之上,集中在了对伟大祖先的追忆怀念之中,所有的日常事务都变得黯然失色,社会在这里支配和引导着一切行为,群体成员之间在这里也产生了一种基于共同血缘关系之上的亲和力,以及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最后形成群体内部的

凝聚力，然而仪式具有被世代复制与重演的特征，又使这种凝聚力不断得到维系与加强，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晋南帝尧祭祀仪式不仅统一着群体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社会成员的文化心理，使祭祀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和凝聚力。现代晋南帝尧祭祀仪式已经成为官方与民间互动的平台，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促进了社会的整合与良性运转，对地方经济建设无疑是积极的推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调节功能

晋南尧庙庙会不仅是人们祈福拜神的场所，还是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心和最好的物资交流场所，对群体生活产生着一定的调节作用。每到庙会时节，赶庙会就成为当地民众的头等大事。人们之所以热衷于庙会活动，主要是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日常消费品和引人入胜的文化娱乐活动。在庙会上，各种商业摊点林立，销售着各类商品；拥挤的人群或祈福还愿或买卖物品；技艺娴熟的表演者，更是使出浑身的解数，吸引前来游逛的人们，这一切构成了庙会活动的亮丽风景。在祭祀帝尧而举行的节日或庙会上，娱乐活动占着十分显著的位置。1999年官方组织公祭帝尧之前，尧庙庙会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唱戏与民间社火，官方政府介入帝尧祭祀以后，庙会娱乐活动增多，不仅有传统戏曲和民间社火，还有芭蕾舞表演、摄影展、河曲灯会等现代娱乐活动，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构成了庙会的娱乐文化。这种娱乐文化表面上看来是为了

女神，而事实上是在娱人，在庙会期间群众呼朋引伴，扶老携幼，观看表演，尽情欢娱，平日单调紧张的生活在这里得到调整。庙会成为了人类情感宣泄的场所，是百姓生活的调节剂。

总之，庙会成为人们走出家门，相互交往的一种固定形式，成为与外界联系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庙会不仅丰富了当地民众的物质生活，而且对民众的精神生活也起到了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 [1] [北齐]魏收. 魏书·高祖纪.: 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2] 唐会要: 卷二二[M]// 永瑢, 纪昀. 四库全书·史部: 第 606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3] 高树德. 尧庙[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3.
- [4] [明]宋濂, 等. 元史·祭祀志五: 卷七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 [5] 夏剑钦. 十三经注疏今注今译·礼记·祭法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4.
- [6] 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7] 左丘明. 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 [M]. 马玉梅, 齐石宜, 注译. 大连: 大连出版社, 1998.
- [8] 王梦鸥. 礼记今注今译: 下册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 [9] 史宗. 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 [M]. 金泽, 等,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5.

Study on Yao King's Sacrificial Rites in Jinnan

TIAN 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nzhong University, Jinzhong 030600, China)

Abstract: A lot of myths and legends about Yao King, and many temples, gardens, tombs and relics that connect with the Yao King are distributed in Jinnan. These sacrificial rites in traditional society embody the official and civilian rituals because of the ancient feudal hierarchy and their different interests. Nowadays, Yao King's fêtes have become a kind of local cultural resource. Worship of Yao King in Jinan has become a cultural function, which regulates people's lives, safeguards social stability, and enhances the group's cohesion.

Keywords: Yao King; sacrificial rites; culture function

(编辑 郭继荣)